

黑校车 黑摊贩 黑摩的

“一禁了之”暴露几多“惰政”思维



遇问题就“急刹车” 行业“黑户”仍在野蛮生长

近期，各地密集查处因改装、超载、驾驶员无证上路等原因屡屡“夺命”的“黑校车”。11月22日，山西省万荣县河镇庙前村“苗苗幼儿园”的“黑校车”被查存在重大安全隐患，县教育局副局长廉振荣等7名干部荣因监管失职受到党纪政纪处分。此时，距离2011年甘肃庆阳正宁县幼儿园校车事故导致21人遇难，在全国敲响“黑校车”警钟已经三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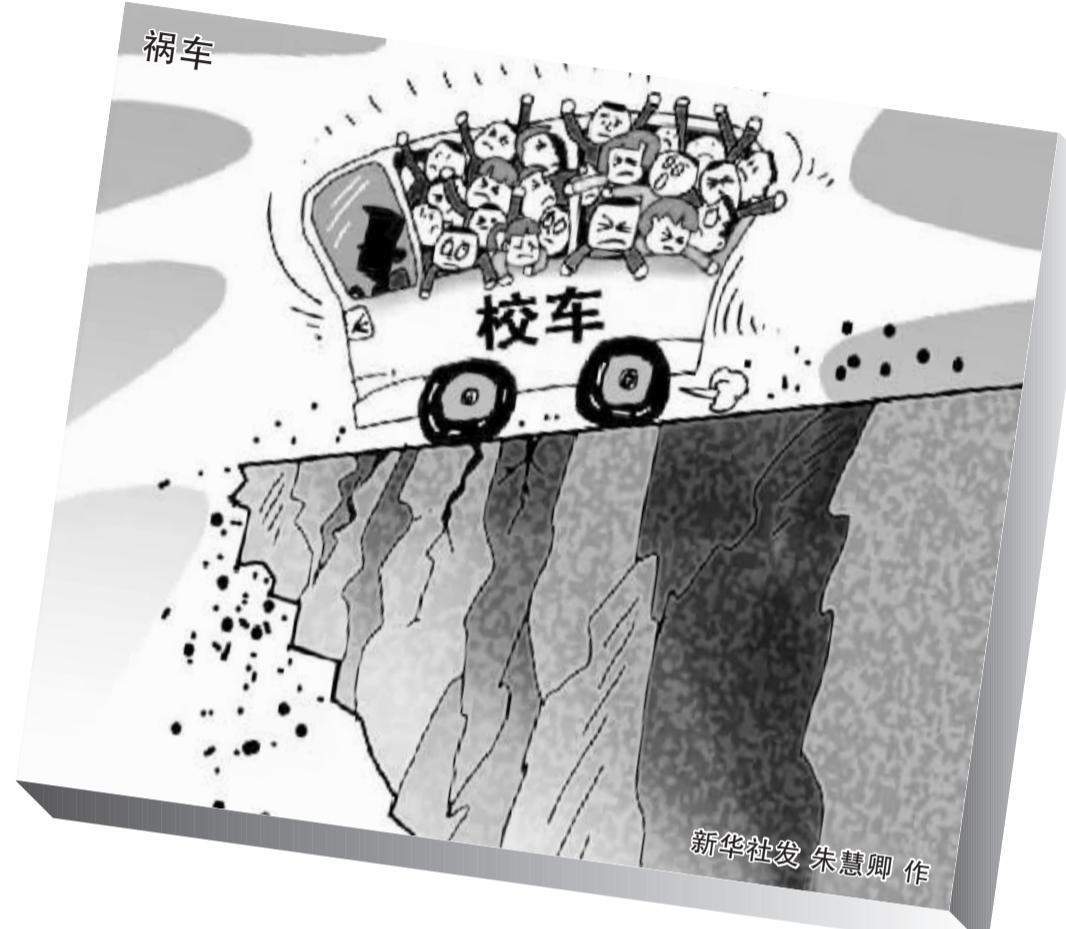
为了加强对校车的管理，我国2012年出台了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，并下发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，对校车安全管理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针对性的要求，包括：保障就近入学、优先农村地区、强化公共交通、细化监管责任等。

但记者采访发现，《校车安全管理条例》虽然实施两年，各地落实情况不一。本溪市教育局安全处处长曲正波说，国家条例出台后，不少省市甚至还没有出台相对应的地方校车安全管理实施细则。

“没有配套跟进措施，一些地方干脆对校车‘一停了之’。反而使校车安全问题‘由明变暗’，学校规避了责任，风险转嫁给家长和孩子。”海南省社会主义学院院长史贻云说。

与此类似的还有“黑幼儿园”的管理。自2013年底以来，广东六部门联合整治无证“黑幼儿园”；今年4月，省级部门进行了抽査验收，仍然发现一些无证“黑园”以更加隐蔽的方式存在。

“黑园”的存在主要由于入园需求没有得到满足，一些人口聚居区就出现了没有经过审批的幼儿园。”一些家长指出，如果仅仅加大监管力度，依靠有关部门的一次次运动式整治，对“黑幼儿园”一关了之，安全问题是解决了，孩子上学问题怎么办？



“一停了之”陷入“你来我跑 你走我返”怪圈

记者采访发现，“一停了之”“一关了之”的背后，是有些部门行政思维作祟，或者抱着“运动式”执法思维搞治理“一阵风”，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

“简单粗暴”忽视群众需求。2013年，位于北京市广安胡同的一处市场因违章建筑等原因被拆。但市场拆除后，不少商贩仍旧聚集在原市场不远的地方摆摊，阻塞交通等问题并未解决。政府只能每天派城管和保安“值守”，终日上演与“黑摊贩”的“猫鼠游戏”。

“懒政思维”逃避监管难题。2014年10月，广州市对电动自行车进行全面“封杀”，原因是非机动车和摩托车违法大量存在，并逐渐发展成为集交通、治安、社会管理为一体的综合性社会问题。

一些网民指出，“黑摩的”“黑出租”之所以存在，也是因为城市公共交通短缺给予了生存的空间。要对电动车“急刹车”，就不能让基本公共服务的短板长期存在。

“运动式执法”治标不治本。2013年11月，新华社记者调研发现，河南省新乡境内多条河渠有地下管道排污。由于县城环保力度加大，上百家镀锌厂和电动车企业转移到农村，使一些农耕村庄变成了新的“工业聚集地”。

然而，这些企业经常是白天歇业、晚上开工，趁黑排污；排污管道“打一枪换一个地方”。长期关注当地排污问题的志愿者说，一些小作坊今天被查封，明日又开张，屡禁不绝。如此几回，“严禁”也变成“言禁”。

治“黑户”需摈弃“官架子” 着力提升公共服务水平

专家认为，“一禁了之”看似密，实则疏。“黑摊贩”影响交通就拆除市场、“黑摩的”难管就封杀电动自行车、一排污就让“停工”，这些拿着“官架子”的做法既不能解决问题，也折射出有些职能部门能力不强、信心不足，最终不能真正解决问题。

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夏学銮指出，治理并不是简单的一禁了之，而应该疏堵结合，否则不仅“黑户”无法禁止，老百姓更不会满意。

“驱走‘懒政’并非易事。当前，治庸治懒风暴的矛头更应该指向提升政府运行效率、提高公共服务水平，摒弃简单粗暴、脱离群众的工作作风，改善僵化的社会治理思路。”夏学銮说。

山西省法制办副主任刘钢柱说，政府往往忽视或未认真对待运动式执法的弊端，即没有对人的合法权利给予尊重，忽视法律规定的行政执法程序；而运动式执法的震慑力是短期的，违法行为往往“你来我跑，你走我返”，

就形成了“问题不止，运动不止”与“运动不止，问题不止”的恶性循环，最终严重损害了政府公信力。

对于“黑摊贩”，珠海市城市监督管理局用柔性管理，在广泛征集民意的基础上，开展了限定时间、限定地点的“双限”早市，将“两难”变成“两利”，受到当地市民和流动商贩的欢迎。

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说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考虑管理方式的适当性问题；治理现代化意味着合作型治理、参与式治理和柔性化管理。在一些涉及百姓利益的问题上，应该在政策出台前多听取民意，争取百姓参与与治理。

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”，四中全会专题讨论“依法治国”。这些目标的达成都需要通过具体实践，逐步积累经验，如何处置行业“黑户”应该就是很好的实践机会。

(本版均据新华社电 记者 丁静)